

读志断想

■任美康

(1)

得朋友推荐,展读一书。翻翻便知道,记载的内容,与自己不近,隔着几千里,隔着数代人,就好比,八杆子打不着。却一下子,读进去了。

全是些陈年往事。从遥远的1662年(清康熙元年),到截稿的1988年,共计326年。等于说,自问世至今,又整整30年过去,此书本身,亦十足往事一桩了。

《开平县赤坎镇志》,一部厚厚实实的地方史,记载粤西南一座乡镇的来龙去脉。多达525页泛黄的纸面,全然没有图文并茂的花哨,每一页皆铺满言之凿凿的方块字。可以理解,上世纪80年代的书刊印制,尚无如今的技术与理念。就志书这种“往回瞧”的读物而言,重里子扎实,忌面子华丽,可能反倒不错,吻合形式服从内容的审美常规。渐入佳境的阅读中,时有奇妙冲动。恍如置身于一座素朴古旧的宅院,登堂入室,进得年代各异的房子,入眼岁月变迁的风景,遂不由自主,生出心绪波动的感怀。

(2)

《建制》一章,不同节奏的叙事,令人好奇。

分两层说。第一层,自明末建县算起,历经明代24年,清代257年,民国38年。如此漫长的岁月中,置区设乡,庙宇一旦盖成,便相对平稳,甚少拆改。社会进展之缓,仿若老式纺车,“吱呀”之声似有若无。这叫人读着读着,物我两忘,瞌睡上门来。

第二层,从建国之后,到志书杀青,仅仅39年,不大的地盘上,其行政区划,一忽儿并起来,一忽儿撤开去,令人眼花;或归属不同,更易名号,头几年叫个这,后几年唤个那。诸多来来回回,肯定都

有道理,或者都有意义,不去探究,体会便是。各类部门,连同附属零碎,都必须站有其姓,坐有其名。可以想见,敲锣鼓,悬新匾,会是时有的景致,而招牌制作,成为无倒闭之虞的营生,似无疑问耳。惭愧,思路狭窄,尽想些细枝末节了。

(3)

《气候》一节,大出意外。一直想当然,赤坎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正宗亚热带季风区域,气候调皮起来,定然日光毒辣,雷雨暴躁,台风耍野。谁曾想,这种急性子地区,竟有“连阴雨”现象。阴雨绵绵,在我国境内,通常只是东南、西南的特产。比如我老家四川,除开酷暑天,其他三季均有“梅(霉)天”,三日五日,甚而八日十日,老天没完没了哭丧着脸,飘洒着泪。北方人难以理解,一连多日,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眼里只有不断线的雨丝,多开阴的人,也会被委靡到没有气无力;而心重的人,则容易直接坠入抑郁。

与此地纬度严重不符的其他气象,如1685、1892等年份,均有“冬大雪,盈尺余,水面成冰,塘鱼冻死”之类记载。可见天宽地阔,人们常识之外,往往存着无奇不有的稀罕。

(4)

河网密布的赤坎,古来便是水乡风光,打鱼捕虾,运物载客,舟楫往来,处处船埠。1823年,开通商运水上航线,每日定点发船至江门、佛山、东莞等地。1914年,汽轮投入航运。1938年,电轮直航澳门。船运的繁荣,最初只有公路,后来又增加了铁路、航空,对手一个比一个决绝。顺乎逻辑的结局是,乡民家有水手,出门仰仗水路,如今只是老人口中的传说了。这又何尝仅仅赤坎。水上飘摇,几乎是东西南北中的“国家记忆”。稍近点的距离,船行小半天,更远的些地方,费时三五日。光阴

不紧不慢的流逝中,足够你碰上不同的人与事,见识不同的物与景。贩夫走卒,便编排成抹不去的故事;文人雅士,便吟诵出流传久远诗的诗文。然而,从前走几天的路,如今瞬间抵达,节省下来的时间,又不晓得干了些啥?快捷,将行旅搞成快餐;从容,成为求之难得的奢侈。一切过程一闪而过,一切风情化为乌有。即或残留些许,亦最多落成纸页上几滴“乡愁”。

(5)

一茬茬赤坎人,前仆后继,飘洋过海,劳作在异域他乡。攒起的一笔笔血汗钱,最终是要拿回“老家”的,父母妻小等着奉养啊。需求撩拨商机,1898年,镇上一家油糖商行,开风气之先,兼营外汇汇兑,百姓无不称便。1902年3月,大清邮政局挂牌营业(周边数乡,相继开设邮政代办所)。1929年电话公司成立,稍后电报收发处开张。邮政业务中,信函包括平信、挂号信、航空信、港澳信、国际信,包裹则分印刷品、大件、小包等等。分门别类,章法严谨,收费清晰。内外之贯通,浮现出得心应手的娴熟,活画出跃跃欲盛的侨乡。

记得初次游历纽约长岛,朋友介绍,衡量一座镇子悠久与否,就看镇建之初,有无“鸿雁传书”的设施,果不其然,一路走过,凡让人觉出裹满岁月风霜的村落,皆有邮政建筑,铭牌上无不标示着上世纪初,或上世纪末的竣工时间。依此参照,可以断定,时光倒回去百十年来,中国的赤坎与美国的长岛,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实话实说,这真不算夸大其辞吧。

(6)

仍来看社会的进展。工业、农业、渔业、商业路而不计,只说文化。

赤坎一带流行的民谣,因气象诡异,关乎天势与农事颇多,如“清

明雨,谷雨秧”,“寒露三朝,过水寻桥”;又因交际活泛,涉及人情与世故不少,如“人屋喊人,人庙拜神”(为人为要),“枕上教妻,席上教子”(男权之志),“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夫妻之道)。百姓日常口语中,将上学称为“返馆”,将穿衣说成“着衫”,显然是古朴民风的体现,更是传统文化的积淀。然而说到底,上述统统不算稀奇,这在华夏各地,会有无数通例。

观照中外文明的交汇,赤坎自有绝活。1897年,法国教士出资,开设西医诊所。1906年,中医、西医、牙科、产科各类诊所及中西药店广布,多达七十多处。1907年,筹备中学时,校方遣人远赴海外,“劝捐”侨界领袖,两年后落成连排崭新校舍。1925年及稍后三年,美国、加拿大华侨掏钱,建成庭院式图书馆两座(含有族群竞争之意)。1923年前后,各中、小学开始普及排球、篮球运动。“汉魂杯”“潭江鼎杯”等由投资方冠名的赛事,与画展义卖、乐队公演、书局纳客一道,多如雨后天晴。

这让人大开眼界。许多地方数十年之后,先招商引资、经济搭台,再由文艺唱戏、教育唱戏、医疗唱戏、体育唱戏之类招数,不好意思,赤坎人早就“玩”过了。

(7)

志书《后记》中,编者道歉说,因资料匮乏,“文革”十年,只得留白。其实,该书付梓之际,“文革”刚过十一二年,记忆犹新,人在物在,怎会无米下锅?一群笨路蓝缕的编者,面对十年浩劫,难以直笔修史,唯有空出天窗,这又该有多大的无奈。雄才大略的邓小平,曾说过一个远见卓识的意思,对一些事物,一代人、两代人智慧不够,无须急于求成,搁置起来,让后人去料理吧。想必,此书编者们也恰好聪明过人,才有这一睿智的“躲闪”。

老教授说,传统上西方人的葬礼,通常是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与中国人葬礼上的悲痛,并无太大区别。但近几十年来,整个社会提倡用乐观的态度对待生老病死,葬礼上随之开始出现了笑声,此风渐长。静下心来想,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也有红喜事之说。面对生死的无奈,从不幸中寻找解脱,聊以自慰,中国人早已有此智慧。

海外通行几十年的英文版《中国文学选读》中,为什么会选人庄子鼓盆而歌、悼念亡妻的名篇呢?可谓独具慧眼。可惜,先贤们深邃达观的人生智慧,不知何时,就已被有意或无意地丢弃、忘怀了。西风东渐,抑或东风西渐,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孰能分清高下与先后?

您的梦境罢了。无论是您,还是我,都从未收到过那样一封信。

然而,她的话毕竟影响了我。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都是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的。尤其是当26号那个神秘的日子逐渐接近的那些天里,我仿佛听到了死神脚步声正咚咚地,一步步逼近门外。

母亲的直觉一贯很准。对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的到来,母亲似乎早有预感。前段时间,她身体各个部位明明都完好无损,她却忽然感到,一切都不对劲了。

她顽强地挣扎着,拒绝向衰退的肢体投降,一如既往地坚持亲自动手,打理一切,包括清洗自己的衣物。我明白,母亲最怕的,就是给我增加负担。

逐渐地,母亲看不清眼前这个世界了,听不到周遭的声响了,不再能自如地四处走动了。但她决心不让自己躺在床上,或是坐在轮椅中,无奈地打量着日月天光。

从小到大,我和妹妹都十分清楚,任何时候,只要我们需要,母亲都会出现在身旁。

孩提时代,离异的母亲虽然经济上不宽裕,却总会竭力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节省出经费,带领我们去世界各地旅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我们结婚成家后,母亲伸出援手,帮我们置办锅碗瓢盆、被褥枕头。孙儿们一个个降生时,每当他们身体不适,发烧感冒时,母亲便会从天而降,守候在旁。

母亲退休后,偶尔也会光顾赌场,小试牛刀,并为自己不期的收获,得意地回眸一笑。难道不是吗?她生来就是赢家,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去年冬天,北风呼啸的日子里,我看了商店里一件毛呢披风,于是给自己和母亲各买了一件。当母亲打开了这份圣诞礼物时,我调侃道,“咱们娘俩终于有了配套装了!虽说稍微迟了点,您已高寿93,而我也劳龄60了!”

没想到,母亲立即反问道,“你今年不是62吗?”

哦,这就是我的母亲,锋利、敏锐、严苛,然而充满了慈爱。正如她的老朋友昨天所说的,芭芭拉,你拥有一个上帝创造的、与众不同的母亲。

上个星期日,本应是母亲的93岁生日。我们很早以前就商量好

了,亲人们将在这天相聚一处,为她举办一个午餐庆祝会。

我问母亲,您想吃点什么?母亲说,“我最喜欢吃你做的夹馅薄饼,还有山核桃烤蛋糕。”

于是,我采购食材,准备了一切。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母亲已很少开口了。某天下午,她却突然坐直了身体,凝视着我头部上方,微笑着频频念叨:“感谢你来到我身边。看到你,我很快乐。十分感谢你。你离开时请关上门。谢谢。再见。”

接着,她又躺到枕头上,陷入了睡眠。那种情形,仿佛她刚刚会见了我们所未看到的访客。是谁来看望了母亲?

当她年仅三岁时,她的母亲就因病离世了。她的父亲则在头一年已先行一步,牺牲在一次大战的炮火下。母亲寄人篱下,度过了童年。她总是告诉我,你们知道吗?能在母亲的怀抱里长大,该是多么幸运啊。

在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妹妹陪伴在她的身旁。突然间,妹妹听到了母亲在黑暗中的叫喊:“妈妈!”吐出那个字眼后,母亲便悄无声息了。一小时之后,护士来查房,发现母亲已离我们远去。

多么希望,是我那未曾谋面的外婆,亲自去迎接了我的母亲,引领着她步入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多么希望,母亲在告别人世的瞬间,终于看到了她学生思念的母亲。

芭芭拉的话音落了,泪水已挂满我的面颊。然而,观众席上的来宾,似乎人人都在努力配合着芭芭拉,不断适时地发出会意的笑声,而非悲感之情。

也许,在拥有真诚信仰的人们心目中,告别人世,只是开始了新的里程。不仅来到了上帝的身边,还能与过世的亲友重逢。既然如此,死亡,又有何值得畏惧、值得悲伤?仪式结束了,大家来到休息室,享用着芭芭拉早已准备好的夹馅薄饼、山核桃烤蛋糕。人们在轻谈笑着,我的心却依然沉重着。

“山核桃蛋糕是我的最爱,很久都没吃了。芭芭拉手艺还真不错!”宗教系的老教授乐呵呵地与我攀谈。他丝毫不掩饰脸上爽朗的笑容。我也敞开了心怀,干脆直截了当与他探讨了一番。

跟仓修良先生求学记

■陈鹤鸣

仓修良先生是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1990年9月,我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师从仓修良教授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我家世代务农,为“跳农门”,我考入包吃、包住、包分配工作的中专学校。读书期间,在何长学、余永久等老师的鼓励支持下,立下报考研究生的志向。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得以进入仓老师门下求学。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仓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虽然你在这次考试中分数最高,但由于你没有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所以你必须补上大学的基础课程,这就要求你比别人要花更多的功夫。”根据仓老师的安排,我用了两年时间,与大学本科生一起,完整补习了历史系的几门基础课程,并顺利通过考试。仓老师的“补课”要求,夯实了我的史学基础。

一、迁赵刘章图新篇。仓老师指导我重点研读四部图书——司马迁的《史记》、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仓老师认为,这四本书是学习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基础,必须认真研读。在研读顺序上,他要求我在一年级上学期研读《史记》,因为《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文学性比较强,适合于历史初学者。一年级下学期,研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读了两遍之后,我又研读了赵翼的《陔余丛考》等其他著作,写成《赵翼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研究》和《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两篇文章(后分别发表在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和《清史研究》上)。二年级,研读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同时研读了有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后撰成《章学诚教育思想简论》,分析章学诚论教育的目的与内容、教学原则与方法,1993年发表在《浙江学刊》第一期上,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三年级开始确定硕士论文选题时,我想章学诚是我国封建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只要弄懂他的史学思想也就弄懂了中国史学思想史。更重要的是,仓老师是研究章学诚的权威,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数量最多,水平最高,“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仓老师的指导,何不以章学诚为研究对象?我将自己的想法向仓老师汇报后,得到仓老师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确定以章学诚作为研究对象和硕士论文选题。接下来,我研读了章学诚的所有著作及所能搜集到的所有研究著作,在看《章氏遗书》的时候,由于文物出版社根据线装本缩小后影印出版,字体很小,虽然有放大镜的帮助,但长期阅读太小的文字严重伤害了我的视力,硕士毕业后,眼睛开始近视,从此,我不得不戴上了近视眼镜。反复研读章学诚的所有著作之后,我对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方法有了自己的看法,在仓老师的指导下,我写出《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后来,我将硕士论文的主要章节分别以《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史上的价值》等四篇论文,

分别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二、万里访学京沪陕。1992年金秋,当我确定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之后,根据仓老师的安排,我拿着仓老师的介绍信件,远赴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拜访了吴泽教授、桂遵义教授、赵吉惠教授、吴怀祺教授、瞿林东教授等前辈,向他们请教史学史研究。

在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办公室里,我见到桂遵义教授,拜访了崇敬已久的吴泽教授。当时吴泽先生已年过八旬,虽满头白发,但红光满面,正是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先生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认真了解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方向后,又问起我的家庭和学习情况,我则表达出想跟随吴先生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强烈愿望。毕业后,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跟随吴泽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而基础正是仓老师为我打下的。

离开上海之后,我坐上西去的火车。为了节省住宿费用,同时又能多看些景点,我白天下车,晚上靠着硬座休息。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我拜访了赵吉惠教授。当时,赵教授正组织一个学术会议,在赵教授的安排下,我以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并跟随会议代表考察了大小雁塔、碑林等历史遗迹,开阔了眼界,印象深刻。

西安会议后,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我分别拜访了吴怀祺教授和瞿林东教授,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宝贵指导。此次拜访,与两位教授建立起师生情谊,后来,我来京工作之后,两位教授依然指导我做学术工作,特别是吴怀祺教授,指导我撰写了《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出版后获安徽图书一等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此次访学,是我第一次长途旅行。虽说没读万卷书,但我已行万里路,对于今后学习和工作裨益良多,而这一切,都是仓老师周密安排的结果。

三、呵护关怀永难忘。杭州大学三年求学,仓老师不仅教会我学术研究的方法,而且非常关心我的日常生活。杭大校园虽然不大,但从宿舍走到系里也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仓老师就让他用过的永久牌自行车送我骑。有了这辆“宝马”,我的活动范围扩大了。骑着它,我到体育场路仓老师府上听他讲课;骑着它,我到武林广场看市井百态;骑着它,我遍赏杭州湖光山色,任思绪飞翔,孤山湖滨、宝俣岳庙、虎跑龙井、六和灵峰,无不留下追梦痕迹。

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长期咳嗽,在校医院里吃了很多药也没治好,后经校医允许,我去师母所在的医院治疗。在师母的精心安排下,我挂上一位专家号,吃了专家开的药后,病很快就好了。

工作之后,我与仓老师依然保持着联系。仓老师每次到京开会,时常给我带点天目山的笋干,有时没来北京,就在春节前,给我寄来一包。每当我收到仓老师的礼物,都感到心热乎乎的。

毕业二十五年来,时常会在梦中回到黄龙山后的杭州大学,回忆起跟随仓老师学习的这些点滴往事。

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组责任编辑招聘启事

招聘岗位:

责任编辑(2人)

(一)工作任务:

- 负责“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文字组织和实施工作;
- 负责与项目分卷副主编、学术助理协调、对接工作;
- 负责项目各卷图册书编辑出版工作;
- 完成部门要求的其他任务。

(二)任职要求:

- 具有两年或两年以上古籍文献或艺术类项目编校、出版等工作经历;
- 具有中国古典文献学或中国艺术史论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 具有较专业的编纂组织和协调能力,具有书法、印文等相关知识能力;
- 英语六级或日语一级者优先考虑;
- 有大型书画类出版项目工作经历,具备出版中级资格证书,拥有高级职称人员优先考虑。

(三)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四)待遇

20—40万年,具体待遇面议。

应聘方式:

- 需提供电子资料:个人简历以及相关技能、资格的证明材料。凡符合招聘岗位要求者,请将应聘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zup_hr@126.com,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应聘责任编辑职位(请将简历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并挂附件)。经资格审核后,再进行面试考核,择优录取。联系电话:0571-88925878
- 截止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下简称“大系”)项目,是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现存自先秦至清代的纸、绢(帛、绫)、麻质地的中国历代绘画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考证基础上进行编纂出版的一项规模浩大的国家级文化工程。目前,《宋画全集》(23册)、《元画全集》(16册)已陆续成功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续编)《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共计约140余册)编纂出版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计划在2019年基本完成。

“大系”入编国内外250余家文博机构约12300余件中国古代绘画作品,许多作品都是长期深藏在博物馆内的国家一级文物甚至国宝级文物。为确保质量,约70%的作品由专业摄影师用8x10英寸底片对原作重新拍摄,并采取超高精度仿真技术印刷,是现当代同类出版物中规模最大、质量精的集研究、鉴赏、收藏功能于一体的顶尖系列中国画集。自《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出版以来,受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并入选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

201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列入国家重大出版工程。